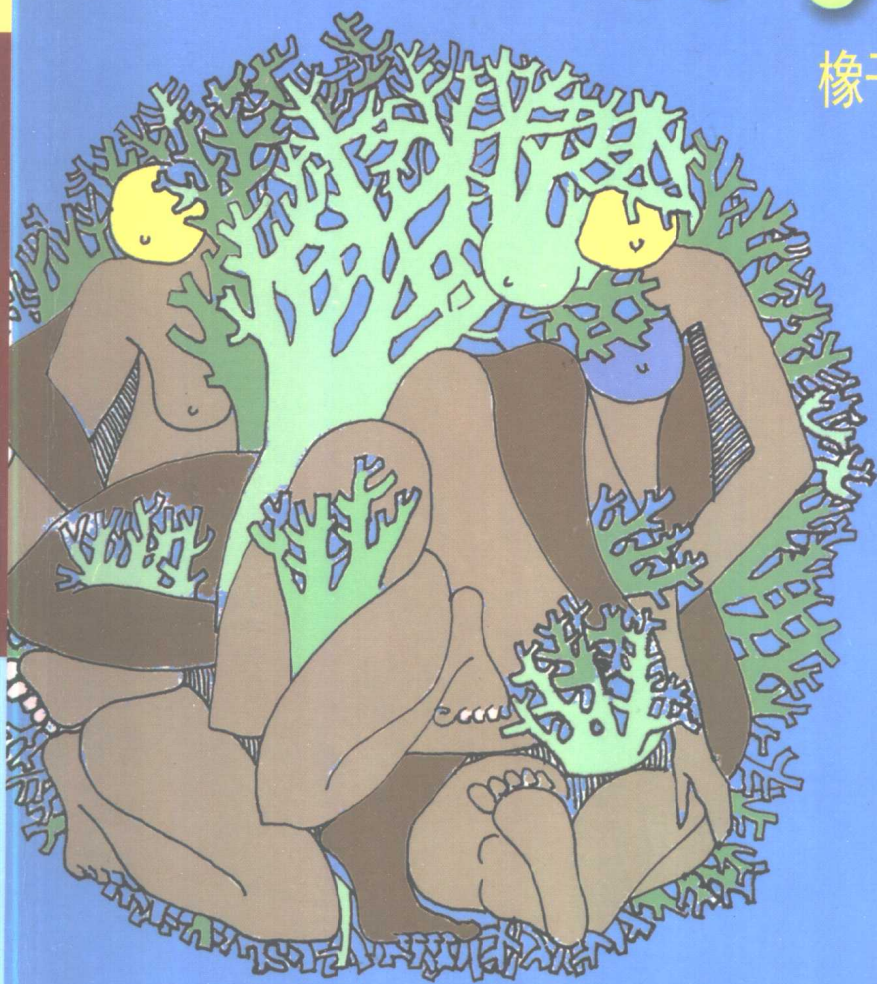


feel
小说

弥漫着伤感、幽默和诗意的青春告别书

水果

橡子/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水 果

橡 子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水果 / 橡子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
2002. 6

ISBN 7 - 5004 - 3407 - 3

I. 水… II. 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32231 号

责任编辑 李炳青

责任校对 张 逊

封面设计 杨铮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 郑以京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
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—84029453

传 真 010—64030272

网 址 <http://www.cass.net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

装 订 启军装订厂

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160 千字

印 数 1—23000 册

定 价 17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橡子

原名蔡方华，1968年4月出生，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桐梓乡。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于1990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，大学期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。1994年出版诗集《致命的独唱》。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，其主编的《北大往事》引起广泛的轰动。

1999年，长篇小说处女作《脆弱》出版，被称为20世纪90年代最好的汉语小说之一。2001年文集《王菲为什么不爱我》出版，被媒体称为“北大新文人”的代表。2001年主编《北大往事》第二集。

现为北京某报评论员。

《水果》是怎样一本书

在漫长的青春期里，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这些隐藏在血液中的人、事、瞬间感受、经历、幻觉构成了一个人的早期历史。

《水果》从几个年轻男女的内心“秘密”入手，试图复活“青春的光亮”，解放“中性的身体”。《水果》本身也是一枚水果。癫狂的、富有诗歌的优美旋律的语言是漂亮的果皮，大量的细节仿佛多汁的果肉，而青春的秘密是果核。在这本书里，水果成为无所不在的意象，既是女性身体的象征，又是人生的“动机”，更是性感和情欲的外在体现，而作者以敏感和细腻的笔触深入到了时代气质与人性的隐秘之所，在不无伤感的回忆中完成了60年代人的一次自我救赎。

策 划：北京正源图书公司

责任编辑：李炳青

封面设计：杨铮设计工作室

第一次喝科罗娜时，我发现瓶口有一片柠檬，这让我犯了难。我该如何对付这一片柠檬？雅罗米尔应该如何对付他松弛的内裤？爱德蒙松怎样对付扑面而来的飞镖？



/

你的嘴唇有熟李子的味道。

阳光艳起来的时候，李子就熟了，那时节，南瓜花正在凋谢。李树的叶子上有细细黑黑的蠅虫，把树叶咬得十分斑驳。李子向阳的那一面有轻微的红晕，背阴面是透明的黄色，擦掉那层浅霜，李子的光泽就是你的嘴唇了。眉头微微皱起来，果酸让你的胃部一阵痉挛。刚好几点阳光打在你的前额，你就长大了，你就从树上下来，走上了人生的舞台，各自演戏，各自入迷，活得跟真的似的。

你说，你在街头看到了那种小李子，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的嘴唇。你本来就是由水果组成的，你的眼，你的嘴，你的骨骼，你女权主义的胸部，你肩胛骨的味道有如锐利的柠檬，毫无疑问，你的心是一只苦橙，天知道你怎么能够在阳光中收集那么多苦的东西。你在黑夜里浸泡过，梦境、回忆中有宿命和痛楚，语言的果核把你击中，你抱着风不肯撒手，好像生怕一不留神就动弹不了，就成为一个



地点、一个钟头或者一个人的奴隶。你害怕，所以你抱着风不放。这样写着的时候，作为一个虚构的人物，你的影子慢慢就浓重起来了，看样子我很快就会和你相爱，就像石匠和一块石头相爱，那其实是自恋，是克制不住的恶心。

我尝过你嘴唇的味道，它让我想起了李子，想起了种种行将消失的事物。雨不断落下来，很多东西就烂掉了，在废墟上长起了牵牛花，好像没有事情发生过一样。你没有办法把一枚腐烂的水果擦亮。你是知道的，只有水果是新鲜的、成熟的，只有它饱含着情欲时，你才可能把它擦亮。谁有能力把烂的水果擦亮呢？谁也不能，除非你是导演，你可以叫镜头往回放，但那没有意义。如果你买到了李子，你是在裤子上擦干净，还是在水池里用柠檬味的洗洁精冲一遍？清冷的水不断打在你手上，你的皮肤上起了一层细小的水泡，你甩干手的时候，水泡也没了，你的牙齿会碰到那果核么？

2

她的声音在电话里有点朦胧，说，阿多，我没有多少汁水了。她说话总是这样干净利落，不像她的眼神，就算她说到自己有些干瘪的时候也是这样



利落。很多年前，我吻她，她慢悠悠地说，干吗要亲我？假如有个人这样问你，你的欲望就消失了，恐惧和忧愁就升了上来。干吗要亲我呢？干吗要亲我呢？这句话可真是太绝了，你要是仔细想想就知道这话不是一般的绝。你当然可以亲我，我也愿意你亲我，可是我不饿，也没有胃口，我并不是对你没胃口而是本来就没胃口，你也许可以做点别的？你看，我是这么单纯，一点杂念都没有，于是我就问你，干吗要亲我呢？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她就变成了一只被人遗忘在阳台上的橘子，表皮还是新鲜的，还满含苦苦的黄绿色汁液，但剥开果皮你就会发现，她没有多少汁水了。分开橘子瓣的时候，你被重重地打了一拳，你陷入了一个骗局，你被你自己的欲望欺骗了，被一个该死的夏天欺骗了。你在夏天碰到她，她在树枝上摇曳，模样贪婪，像一颗生猛的石榴、疯狂的石榴、跟上帝签了个一本万利的合同的石榴，她的每一寸皮肤里都有千万颗石榴籽在跳舞，而那石榴籽只要有一颗砸在你的头顶你就会晕眩。很多年过去了，其间她问你“干吗要亲我”，然后她就干瘪了。这几年你没有做过什么，你搬了几次家，你的朋友也各自搬家，像一群蚂蚁，要死要活的，谨小慎微地，过着别人要你们过的日子，拉着不属于你



们的某一把提琴，烟灰一寸寸白下去，落在黑色的牛仔褲上，所有的日子都是同一个日子，所有的瞬间都是同一个瞬间，那么，她怎么会干瘪了呢？谁那样贪婪，吸光了她的果汁？哪个聪明的小偷把珠宝拿走却留下了空盒？像一个竹筐，上面还盖着生机勃勃的绿叶，打开一看却连个桃核都没有。这就是年月的把戏。

她说，你能来看我吗？几乎不假思索，一句话脱口而出：干吗要我来看看你？妈的，我可没有半点故意，完全是条件反射，我不是那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人，我就算有怨气也是过夜就消失了，我的疑问是真实的，我为什么要来看你呢？为什么要逼着我去缅怀？我走进一个空的房间，我想象每一件家具的样子，我摸着尘埃感叹万端，我干吗要那样？我还有半盒烟要抽呢，商店里还有好多条烟等着我去抽呢，我可以磨磨蹭蹭苦度岁月，我还要搬家、拉琴、喝朗姆酒、吃花生夹心饼干、把苹果切成两半，我的事多着呢，我没事干的时候心事多着呢，我在桌子前，面对一张白纸一坐就是整个白天，我看老一套的月亮能看整夜，我睁着红红的眼睛看男男女女的垃圾爱情能看出绝唱来，我喜欢想象你在枝头摇晃的样子，我喜欢你的样子，我喜欢想象你汁水丰盈的样子，你跳着舞就像美洲大陆的



一首押韵诗。



刚开始的时候，电视屏幕上的那张脸还有点熟悉，后来越看却越发陌生，最后，那张脸几乎就无法辨认了，只剩下了一张空空荡荡的嘴，那嘴在不停地一张一合，说完菲利普·图森又说詹姆逊，最后说到一个年轻时清纯、老来却庸俗不堪的女作家，最后，我只好转过眼睛看房子里别的东西了。这是一间最普通的写字间，所有的家具都不是特意挑选的，木头上贴的是那种像纸一样薄的榉木片，电脑的显示器很古老，早就应该淘汰了，书架上有一些电影方面的书和几盘录象带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本《卡赞传》。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将就的气味，就像一头毛驴坐在泥水里似的。她坐在电视机旁边写着什么，把整个背影毫无保留地呈现给我。隔着窗帘，外面是细细的雨。

“是不是在心里笑话我呢？我自己都不想看。”她伸过手去，把电视关上。

“这么些日子，就忙这个吗？”

“不是啊，我在拍一个纪录片，这个只是捎带手干的。”

“估计你从来不看电视，所以就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还惦记着启蒙谁呢。”

“不是啊。你又来挖苦我。”她转过身来，对我苦笑。

我到处找烟灰缸。“我知道你选择这个主持人是有理由的，但是你得让看电视的人也知道理由，你不能解释说，他跟我是那什么……”我笑起来。

“你就看我笑话吧，你就……”她起身进到里屋，拿出来一个小的塑料烟灰缸。“你把我想成什么了啊？”

我不吭声，开始抽烟，她看着我：“真的很糟吗？”

“你的小腿还是那么漂亮。”我知道自己的嘴角有一丝讥诮，我已经不会真诚地说话了，我甚至不知道真诚的意思到底是什么。

“你又打岔。我跟你说节目呢。”

“你还记得你坐在我对面的沙发背上练朗诵吗？你的两腿岔开，搭着你那薄薄的裙子，你的声音风一样从我头顶吹过，我并不关心，只是看着你的腿。”

“好啊你！你就是那么辅导我的。”她的眼睛似乎有点潮湿，但我知道，那只不过是我自己的幻觉，或者说，我以为她的眼睛会潮湿。事实和幻觉



有时太容易混淆了，我就干脆放弃去分辨两者。我把烟灰敲掉，做出一副坏样子，“你以为呢。”

“说说节目吧。”每当她的语气中带有央求的时候，她的眼珠就变成了淡褐色，不像安静的时候那么黑黝黝的了。

“都什么时候了亲爱的，你还谈论文化冲突、极少主义，谁会关心这个呢？谁有耐心跟我似的死盯着那个大男孩啊？这是电视，这是电视节目，不是讲台，你得让画面动起来。内容太干燥了，没有现场，没有下蛋的母鸡，没有任何刺激眼睛的东西……得，不说你了，你也是好心，想启蒙大众。”她不吱声，我岔开了话题，“你就不能给我一口水喝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可乐你喝吗？饮水机上面的水桶好像没水了，没人帮我换，我也拎不上去。”她手里晃着半桶可口可乐。

我走到厨房里，把空的水桶拧下来，抱上去一桶新的，矿泉水咕咚咕咚地流进饮水机里，听起来让我更渴得慌。厨房里一根葱叶也没有，她不可能给自己做饭吃，会有人请她到天伦王朝的天井里吃牛排（如果有的话），请她上三里屯喝“蓝色如梦”，请她到小梅沙度假，周末到北海吃海鲜，然后，然后她的汁水就被吸干了。“这屋里的男人

呢？”她的声音软绵绵地传来，“在上海呢，也许澳门。”我知道这里有一个隐匿者，我能看到他的影子，他的气味还在沙发布里、在墙上的立邦漆里漂浮着，他穿黑色的拖鞋，有时会把她放在腿上，他带几分狡黠地看着她，然后她就缴械了。顿时，我感到心里空空的，有一种云淡风轻似的快乐，了解到有一个男人在这个空间的背后隐匿着，这居然会让我快乐，谁他妈知道这是为什么？我喜欢被窥视？有演戏的快感？是啊，如果已经和将要发生的一切永远都无人知晓，那么，那些事就算再惊心动魄，也只是河里的一粒沙子，会被时间的水冲得无影无踪，而如果在一个场景之外有一双眼睛，戏剧就产生了，快感也随着产生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情侣们在房间里只是做爱，在大街上却热衷于拉手和亲吻，那是生活与表演的区别。

我知道我要的只是演出，无穷无尽的演出。生活对于我来说是不适宜的，我无法摆脱做戏的感觉，无论在做什么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总是个演员，我只是一个演员，被莫名其妙的灵魂引导着，我已经忘记了什么叫投入，什么叫一心一意，我最专注的时候就是内心只有一名对话者的时候，那就是我自己，而更多的时候，内心永远有一群人在大喊大叫，那时候我的身体就是一个大厅，里面



有永不闭幕的辩论会，有证明与反驳，有讥诮和反讥诮，有发誓和挖苦，那里是一个从不打烊的水果集市。对我来说没有生活，我毕恭毕敬的时候就是恶毒咒骂的时候，我甜言蜜语的时候暗中又在嘲笑，我忘情拥抱时心里充满厌恶，我目光温柔时其真正暗暗发狠，这是一场演出，没有真实和虚伪，只有舞台的正面和反面，只有刀锋和刀背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为什么一定要爱上一个人呢，阿多？”

我知道她并没有在问我，但屋里沉寂的空气却让我没法不回答。“不爱上一个人，那你怎么摧残自己呢？总得摧残自己吧？总不能让自己闲着吧？”

“而且总是面临选择。”她看我。

我也看她，看出了很多东西。“那样就能摧残得更起劲了不是。”

“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”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疑惑。我们都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那个夏天的午后，你在大学宿舍里惟一的一小块空地上走来走去，眼睛里满是梦想，皮肤像枣树叶上的一层薄蜡，你穿着蓝色的牛仔裤，臀部到小腿的线条仿佛毕达哥拉斯拿尺子量过，同宿舍的女孩都用一种毫不掩饰的羡慕眼光追着你，那是我第一次靠近你，我的手臂在光滑的桌面印出一道汗渍。为什么那时我没有

勇气走上去摸一把你的屁股呢？从那儿，柔和的光向着大腿顺流而下，结实的光，富有磁性的光，弯曲的光。青春是最好的雕刻大师，除了他，我不相信还有别的什么人能凿出那样充满梦想的坡坎。我想走上前去摸一摸你，但也不过是想一想，青春在想一想的空隙疾飞而逝，我摸到了它，心里仍然充满欲望，我还摸到了你略略丰润的手指，像不良少女一样夹着香烟的手指，它仿佛暗示着一种懒散的生涯。“我记得以前你很真诚的，现在你不一样了。”不一样的是，以前我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不真诚，而现在我有了，当我有了勇气的时候，勇气已经一钱不值，就像衰老的歌德，当他有了金钱的时候，金钱已经毫无价值，他只能把少女放在自己的腿上，用一颗无奈的心爱着她。我也用无奈的勇气爱着你，但我的心不再奔涌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仍然笑着，一点都看不出我的疲倦。

“如果让你筛选一下，你觉得自己的哪一次恋爱最美？”

“还是第一次吧。”她略略有点迟疑。“第一次特别好玩，我和他买了一本书，照着书上说的去做，结果，他没找对地方，没进去。”那个笨拙的男孩到现在也没结婚，当然，进去已经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无法久留，他已经失去自己的故乡了，很多



男人过了第一次就成了流浪儿，把世界上所有的女人摆在他面前他也是赤贫的，失去故乡就变得赤贫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谁也没办法改变。最美的也变得最无意义，让你们再有一次机会，你们会相爱吗？你们会因为相爱而做爱吗？你们做爱的时候会有激情吗？日子，嘈杂的日子像脚与鞋之间的一粒沙子，会把你们杀死在婚床上。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嘿嘿，你永远也别想知道我的答案。”

“你这人可真不像话。你从来不谈自己。”

我看着她，她就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，模样懒散得像冬天的阳光，我看见她的胸部在微微起伏，抬起头，她拿着一只烟灰缸，呼吸有点急促。我揽住她的肩膀，把她的下巴勾过来，我用嘴唇碰碰她的嘴唇，我的舌尖伸过去，像被烫着了一样，我直起身来，下楼，冲进细细的雨里，一路上都没有出租车。一直走到长虹桥，我才打到了一辆两厢的夏利，那车马上就要报废了，几乎没有一点儿减震，底盘上有几颗螺丝像司机一样唠唠叨叨。



酒吧像所有的公共场所一样闹腾。没有人愿意